

血羽簪



娑婆河
著

第一册



血羽簪



娑婆河 著

〈第二册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血羽簪. 全3册 / 娑婆诃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6. 2

ISBN 978-7-5057-3681-8

I. ①血… II. ①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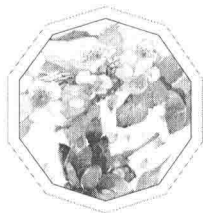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13697号

书名	血羽簪. 全3册
作者	娑婆诃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55.5印张 933千字
版次	2016年4月第1版
印次	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681-8
定价	6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

录



楔子

001

第一章 祸乱朱颜谋未央

003

第二章 惊心步步深宫行

018

第三章 丹心浴血奠社稷

032

第四章 嘉谋善策风波秘

046

第五章 燃情断爱藏玉簪

060

第六章 护花取胆凌睿王

074

第七章 绰云生变遇故人

088

第八章 生风起浪南宫少

103

第九章 错意相思不解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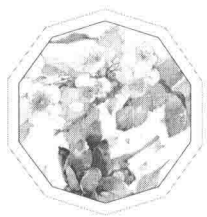
119

第十章 一嫁南宫乱无为

134

目

录



第十一章 经纬谋断在灵堂

149

第十二章 芳心错托女儿情

165

第十三章 万岁明光墨月郎

180

第十四章 黑棺抢美三公子

195

第十五章 恶水从善度朝臣

210

第十六章 碎红祭玉局中局

224

第十七章 生杀格斗斩龙台

238

第十八章 诺聘江山断魂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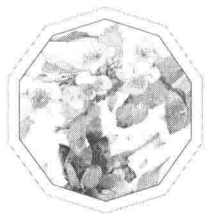
253

第十九章 石策讖纬话天机

270

第二十章 暗夜占星堕无间

281



史书有云：

几多烽火，一番战乱。战乱方歇，天下初定，时有四方割据成朝：北辽称霸关外，南川、西戎、东楚三国联盟，以南川为首雄踞关内，与北辽四分天下而共存。然，自古君王莫不存虎视春秋、龙瞰四海之心。是以数载平静，不过帷幔虚张。

成元帝十二年，大旱三载的南川国一派萎靡。好色昏庸的成元帝只顾着裙下风流，终致朝野内外官商御权，横征暴敛，压迫民生。一时间，匪盗横行，叛乱之军四起，天灾人祸，共临南川，水深火热的南川苍生再陷无边苦海。

时有南川驸马，运筹帷幄，暗布星棋，联合护国左将，于新皇纳妃之夜，逼宫谋反，一举功成。南川一夜之间更朝迭代。驸马黄袍加身，登临九五，帝号震元。

震元三载，护国左将兵变朝堂，喋血而亡。一时间，风起云涌，四海生浪……

第

一

章



祸乱朱颜谋未央





震元帝三年，四国征战方歇，南川黎民尚未来得及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安宁，便被“护国左将兵变失事”的消息震惊。就在市井街头，人人心怀忐忑地暗议国政之时，又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再次发生在南川，由此，大张旗鼓地拉开了四海天下风云变幻的序幕……

天华帝都。

天龙殿。

凌睿王单膝叩地，玉面含光，不动声色地竖耳倾听着圣旨。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圣主祭天，德蒙天佛神佑，仙昭圣彰，借海市蜃楼之景，现海外仙山，灵女朱颜。为敬天地神佛，参玄机天道，特命凌睿王携金童玉女各三千，不日起航，前往海外寻觅仙灵圣女，以佑苍生。钦此。”

此言方歇，朝堂之上，百官哗然。

凌睿王青眉微蹙，垂首沉思，尚未来得及回话，早有按捺不住的老臣义愤填膺，进言直谏：“启禀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，想我南川久经灾难，天灾人祸不断。如今天下方定，我南川百姓承蒙圣上隆恩，方得以享三载安然。若是此时强行征召童幼，远赴那莫须有的海外仙山，怕是会引起民愤，动摇国本啊，皇上。”

话音刚落，早有体恤民生的朝臣出言附和。

震元帝扫了一眼，天龙殿顿时鸦雀无声，旋即悄然起身，方步缓踱，悠悠走下龙椅。

“睿王叔，不知你对这海外求仙一事，有何看法？”

一直不声不响的凌睿王闻得此言，登时扬唇一笑，朗声禀复道：“我闻邪轩素来不懂朝政，却知道这海外求仙，实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天辟地之举。”

震元帝微微一笑，对着凌睿王虚扶一把：“王叔请起。”

凌睿王夸张地伸了个懒腰，对震元帝嬉笑道：“皇上能把这稀奇好玩之事交给微臣来办，当真是投微臣所好，微臣在此谢过了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王叔是同意了？”

凌睿王夸张地躬身叩首，拉长了声调说道：“领旨，谢恩。”

“好！”震元帝甚是欣慰地一掌拍在凌睿王的肩头，“那就有劳王叔亲自募集金童玉女，替朕去那海外仙山走一趟。”

“闾邪轩荣幸之至。”凌睿王夸张的语气中听起来满是喜悦和兴奋，可须臾，似是想起了什么，登时紧蹙双眉，煞有介事地躊躇道，“只不过……”

震元帝剑眉一挑：“王叔可是还有什么顾虑？”

“顾虑倒是没有，只是这灵仙圣女……”凌睿王欲言又止。

震元帝背负双手，威声道：“直言无妨。”

“那日圣上祭天，青空白日陡现海市蜃楼，但一切神幻之境皆在片刻便消失无踪，是以这灵仙圣女的尊容，微臣当真是没看清楚，所以……”

“无碍。”凌睿王的话尚未说完，震元帝便朗声一笑打断了他的话，甚是欣喜地言道，“当日，凰贵妃陪同朕一道祭天，也曾亲眼目睹那如仙幻境。凰贵妃素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且尤擅丹青，是以得知朕有心求见灵仙圣女，一早便将那圣女的样貌画了下来。”

震元帝话音刚落，那执事的太监便不失时机地呈上一幅丹青。

“睿王叔，有此画在手，你可切莫让朕失望。”

凌睿王手握丹青，含笑躬身：“臣，一定鞠躬尽瘁。”

待文武百官秉礼而退，独立天龙殿的震元帝才冷冷地回转身，威声道：“出来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凤凰一身华贵，款款而来。

“凌睿王素来深藏不露，要揭穿他，不能急于一时片刻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那夜凌睿王假借皇威，打着‘督导臣妾审判逆贼’的幌子，偏偏在臣妾就要问出那‘凤氏族谱’之时，横插竖挡，放走了那乱臣贼女，想来若非他们早已暗中勾结，也定然是为了某些私利狼狈为奸，成了一丘之貉。皇上，为了您的江山社稷，您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震元帝死死盯着面前的一袭华贵，片刻之后，双眸半眯，幽幽问道：“这么



说，凌睿王已然知道那‘凤氏族谱’的玄机？”

凤凰缓缓摇头：“臣妾不敢妄言，但臣妾断定，凌睿王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；而且，凌睿王与凤家的渊源，怕是由来已久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凤羽的女子身份，凌睿王早就知晓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那日，皇上一纸休书，将臣妾未娶先休，臣妾痛不欲生，那凤羽借机规劝臣妾，却一不小心说漏了嘴。臣妾就是那时得知凌睿王其实早就知道凤羽的真实身份。”

震元帝不解：“凤羽为何要女扮男装？”

“凤麟望子心切，却一生未能如愿。只因他唯一的妻子在生下凤羽后便魂归西天。不愿再娶的风麟不甘一生无子，便对外谎称凤羽是男儿身，并为了给体弱多病的凤羽续命化劫，按照高僧的指点，寻找并收养了与凤羽的命格相生相补的我。”

“凤羽长大后，无论从性格心绪还是言行举止都像极了男人，而且又颇喜以男子身份出入世俗。是以我虽然和凤羽同府相处二十年，却也是直到那夜圣上寿辰行刺事发，才知道，她，是女子。”

“如今想来，想必凌睿王与凤氏一族，定然是早有联系。”

“凌睿王一事，朕心中自有盘算。不过眼下，凤羽已死，凤氏族谱一事，还要有劳凰贵妃多多费心。”

“臣妾一定竭尽全力。”

鸟语声声，花香沁人，声声海浪轻拂过礁石，水痕方过，便有缕缕柔光轻巧地跳了上去，滴水流光，不急不缓地弹奏出声声叮咚的乐音。

海岸边，竹楼中。

轻纱素帐内，一名有着绝世容颜的女子缓缓睁开了双眼。

“夫人，你醒了？”一个明眸皓齿的玲珑丫鬟陡然映入眼帘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夫人，你怎么了？难道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您的贴身丫鬟雪儿啊。都怪奴婢不好，要不是我一时走神，也不会把夫人弄丢，这样夫人就不会投海自尽，害得自己经受这番折磨……”

“投海自尽……”她轻声呢喃着雪儿的话，脑海中却顷刻间浮现出往昔的种

种不堪。凤凰的笑里藏刀、凌霄王的龌龊嚣张，第一时间浮现在她的脑海。

大婚之夜，血嫁未竟，素来温柔的养姐顷刻间成了催命阎魔。九重塔上，凤凰一袭嫁衣笑得邪媚，口口声声的关切还响在耳边，周身上下却已然被她亲手摧残得体无完肤。还有他，那个张狂自傲的纨绔皇胄，那个落井下石，在她奄奄一息的垂危时刻，毁了她此生贞洁，毁她一世幸福的混世魔王……

她一惊，径直挺身坐了起来，满腔的愤恨随着她急促的呼吸登时汹涌如潮，双手不自觉地紧握成拳，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不已。

“夫人……”雪儿惊魂未定，手足无措地望着激愤不已的她。

“卿蕊夫人，岛主来看你了。”一声低沉沧桑响在竹屋门外。

凤羽脊背僵直，愈发紧张地握紧了双手，周遭一切的陌生伴着她刻骨的恨，让她再也找不回那个阳光开朗的自己。恍若惊弓之鸟的她，用本能的警惕和强撑起来的坚强，将自己全副武装。

直到，一副银光闪闪的面具悄无声息地映入眼帘。

“醒了就好。”银甲面具下，一声略带嘶哑的低沉之声响在耳侧。

“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里是洱云岛，我是这里的岛主。几天前，卿蕊夫人投海自尽，被云谷神医发现及时救下。我们只想救你，别无他图。”

她冷冷地回过头：“你们救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卿蕊夫人。”

“那，你是谁？”银甲男子不急不缓，轻轻坐在竹窗前。

“我……”凤羽欲言又止，终究没有说出想说的话。岛主见状，挥了挥手，雪儿垂泪退下。

竹屋中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
“你只能是卿蕊夫人。”银甲面具下的一声威严，让凤羽刚刚放松的神经再次紧张了起来。

凤羽惊眸相望：“我为什么要是她？”

“因为，只有是她，你才有机会报仇。”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凤羽只觉得似转眼之间，秋枫红叶便替代了满岛的绿荫。

不远处，银甲寒衣静然而立，一动不动地将融情入景的她，一番端详。

三个月的时光匆匆而过。从起初的排斥，到最后的认同，凤羽终究不再纠结“凤羽”与“卿蕊夫人”的渊源。她知道，一开始，岛主所谓的复仇理论，其实



不过是想让她好好活下去的激将之词，而凤羽却随着心头之恨的日积月累，愈发想要利用这一身皮囊，来完成自己的复仇大计。

心绪一阵激昂，手下的琴弦陡然间“砰”的一声，断在指下。

岛主似是看透了她的心思，轻叹一声，缓步上前。

“如果只是为了报仇，我可以帮你，你没有必要，非要入宫。”

“不，我一定要手刃仇人。”凤羽倔强地起身，一脸决绝。

岛主沉默片刻之后，再次开口。

“你可喜欢这洱云岛？”

凤羽闻言，心头不觉一阵隐隐作痛。这里，她何尝不喜欢。

虽说来这里只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可她终是有幸体验了一番世外桃源的生活。

洱云岛，恍若与世隔绝的世外仙山。岛上，一派和谐安宁。无论男女老少，莫不安居乐业，各享天伦，似是每日里都在用淳朴、真诚和善良，演绎着歌舞升平的盛世繁华。

“若是从前，我定会义无反顾，终生留在这如仙似幻的梦境中，可现下，我背负一身家仇，已经没有资格再去谈是否喜欢。”

“你可以。”他有些激动，嗓音一时间竟有些清朗，凤羽登时有些恍惚。

其实，他的心迹她已然猜透了几分。琴棋书画，这些她素来不屑一顾的“附庸风雅”，而今已然成了她筹谋复仇的工具。于是，三个月来，她夜以继日，虔诚地跟着满腹才情的他学习。

日复一日的接触，她惊叹他的静水流深、深藏不露。而他，也渐渐被她的秀外慧中、坚韧不拔所打动。

她看得清楚，当她转眸对上他引以为傲的诗词，他眼中的赞叹澄澈明朗如青天烈日一般灼灼。

“我不配留在这里。这里的美好，只应该属于像你一样的天人，而我早已是堕入泥塘的落英。我自有我该去的地方。”

“你若愿意，这里，永远都会是你的家。”他的语气有几分急切，凤羽听着又是一番心痛。

“不，我不愿意。”凤羽含泪，“此生大仇不报，凤羽无以为人。你不用再劝我了。”

岛主的眸中生出几分落寞，两人各不言语，又是一番沉默。

“三天后，凌睿王的求仙船会路过此地，你若愿意，我便送你一程。”

他头也不回地踏步而去，凤羽垂泪合眸，强行阻断那肆意蔓延的心痛。

再睁开眼，她已然冷艳如冰……

夜雾弥散，三更寒。

平静无波的海面上，官船浩荡。

阇邪轩墨发披肩，胸衫大敞，迎风而立的他，高举龙颈壶，肆意畅饮。

突然间，面前浓雾一阵飘忽，不过须臾，银箭破空，借着那浓浓海雾的遮掩，朝着浩荡的求仙船射来。

箭羽一入甲板，顷刻间火焰顿起。不过须臾，数十艘官船，一瞬间淹没在一片火海中。

数十条黑影自空中翻飞而落，身手矫健地将阇邪轩团团围住。

阇邪轩方步飞转，若无其事地斜坐栏杆，一边玩弄着手中的箭羽，一边昂首将壶中酒一饮而尽。

蒙面黑衣人面面相觑，不由得凝眉疑惑。

“不好。我们上当了。所有的官船，全是空船，那些护卫，都是纸人。”黑衣人回过了神，但显然为时已晚，因为阇邪轩冷然不羁的威严之声，已然响在耳侧。

“说出你们的幕后指使，本王既往不咎。”

“哼，就凭你？”为首的黑衣人见阇邪轩并无侍卫在身旁，一时间甚是嚣张，丝毫不理会阇邪轩的警告，径直命令道，“杀。”

黑衣人一拥而上，阇邪轩冷笑一声，飞身而起，一把将手中的龙颈壶掷了出去。

裂玉声方歇，只听官船之下，陡然间水声哗然。黑衣人尚未回过神，但见一众早已潜伏在水下的侍卫径直飞身出水，不需片刻，齐齐落定在阇邪轩周围，不由分说与那一众黑衣人恶战在了一起。

黑衣人寡不敌众，正要撤离，阇邪轩冷然一笑：“既然来了，何必这么着急走？”

话音刚落，就见一面金丝天网陡然间从天而降，径直将黑衣人全部网罗。

“说，谁派你们来的。”

黑衣人相顾一视，随即猛然间齐齐咬舌，不过须臾，便一命呜呼。

“王爷，怎么办？”贴身护卫单威持剑凝眉，疑声而问。

“搜身。”阇邪轩肃声命令，众人一番搜查。

阇邪轩凝眉负手，方步稳踱，将一众黑衣人细细打量。突然间，为首黑衣人



左手上的黑纱引起了阎邪轩的注意。阎邪轩缓缓俯身，一把将那黑纱扯了下来，下一刻径直将那黑衣人的左手抬起一番端详。

“无耻蛊奴，原来是你。”阎邪轩诡异一笑，幽然起身。

单威不解，正要询问什么，忽然间只见不远处海面上的一叶孤舟急急驶了过来。

“王爷，不好了。那些海盗不知为何出尔反尔，非但没有将金童玉女送往仙山，反而强行押着求仙船仓皇而去了。”

夜雾消，劲风起，狂浪掀。

暗夜汪洋之中，数十艘海盗船，颠簸疾行。

海盗船迎风破浪，桅杆顶端赫然挂着一个个锈色铜葫芦。银丝穿过铜葫芦，径直将那些葫芦在空中贯穿在一起，诡异地悬在夜空，随着海盗船的颠簸，不时地发出声声骇人的声响，闻之仿若地狱冥府的夺命催魂铃。

“海老大，你收了凌睿王的钱，却出尔反尔，非但没有替王爷保驾护航，反而趁火打劫，我问你，你要把这些孩子送到哪儿？”

独目虬髯的海盗头目恶声一笑：“二当家，事到如今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早知道你是那凌睿王安插在我身边的细作，之所以不揭穿你，就是为了找机会好将你们一网打尽。”

“看在你快死的份儿上，我也不瞒你，我海老大与那凌睿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如今老天开眼，将这贼子送上门来，我又怎么会错失这大好的良机。”

“海老大，我原以为你虽为海寇，却还没有丧尽天良，真想不到，你表面上答应护驾凌睿王海外求仙，暗地里却盘算着这场阴谋。你若是条汉子，有本事就跟王爷明刀明枪地打一场，何苦要害了这数千孩童的性命？你若造下这十恶不赦的罪孽，就不怕来日下地狱？”

“少跟老子这儿假慈悲。哼，你以为我是三岁孩童，哪里有什么仙山灵女？凌睿王打着去寻找什么狗屁仙山的幌子，强征童幼，早就搞得南川各地怨声载道，实际上还不是为了自己逍遥快活。横竖这些瓜娃子都是个死，老子就做回好人，一并让他们殉葬在这汪洋里，权当是我海老大送给他凌睿王的陪葬品。”

“你……”那壮年义愤填膺，正要起身，却被身侧两名海盗死死压住。

“海老大，你好大的口气。”一声威严穿透疾风劲浪，陡然响在半空。

那壮年闻得此声，心中一喜，惊声道：“王爷。”

“来得正好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”海老大恶狠狠地命令道。

一时间一众海盗一拥而上，将阆邪轩团团围住。阆邪轩暗运真力，遣风借浪，一掌出击，身侧四面八方的海盗登时跌落狂涛。不远处的海盗，见到这般光景，登时吓得顿足不前。

“王爷，属下办事不力，害得王爷涉险……”

“淳天，救孩子。”阆邪轩威声打断他的话，不容置疑地命令道。

海老大怒火冲天，一把拔出钢刀，叫嚣道：“他娘的，给老子杀。明年今日，就是你凌睿王的忌日。”阆邪轩临危不惧，径直迎上那暴怒的海老大。又是一阵狂风怒浪，单威已然带着侍卫冲了过来。一时间，波涛汹涌的海面上，官兵海盗劈风破浪，恶战正酣。

阆邪轩正要上前结果了那海老大的性命，突然间只觉脚下一阵剧烈的颠簸摇晃。阆邪轩凝眉顿足，运力稳住身躯，但见周身四下，海风骤然怒狂，两个硕大的怒浪漩涡正一前一后飞速逼近海盗船。

海老大仰天大笑：“哈哈，凌睿王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今天我海老大就跟你同归于尽。”

言罢，飞起钢刀，径直拍向那桅杆顶上的铜葫芦。

“浪火雷？”单威惊呼一声，来不及多想，奋力提足飞身，一剑斩断了贯穿铜葫芦的悬空银丝。

江湖传言，浪火惊雷，银丝为媒，可于惊涛怒浪之中，一雷惊天，株连万千。

铜葫芦受力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应声而炸。四散的火雷，顷刻间点燃了船舱上的炸药桶。

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方歇，但见海老大咬牙切齿地飞身而起，径直扑向了阆邪轩。

烈火顿起，偌大的海盗船顷刻间烧成了一片火海。

“王爷……”身后的海盗船上，单威一声惊呼方歇，只见阆邪轩身下的海盗船陡然间爆裂四散。

“王爷，不好了，所有的孩童都被海老大灌了蒙汗药，全部昏睡不醒。王爷……”身负重伤的淳天刚一跑出船舱，便被眼前的景况震惊。

冲天的火光，借风张狂，就在那肆虐的火焰正要触及单威和淳天之际，先前飞速形成的怒浪漩涡陡然间逼近，不由分说将那颠簸不已的海盗船一口吞噬在恶



浪激流之中……

暗夜惊魂，仇未央。

凤羽满身冷汗地从噩梦中醒来，往昔的一幕幕不堪，魔怔一般再次将心中汹涌的情绪推波助澜。

突然间，惊雷破空，一道闪电撕裂苍穹，凤羽只觉得自己的魂魄似是在一瞬间也跟着颤抖起来。

两扇竹门，砰然而开。凤羽惊坐起身，只见暗夜之中，云谷神医仿若勾魂引渡者一般，身着一袭白衣，飘然而入。不待凤羽张口，那须发皆白的神医，便陡然间扬手，径直将肩上的什么物件“砰”的一声摔在地上。

凤羽屏息前行，待看清那幽暗烛光下的一尊容颜，一时间，头皮发麻，周身寒战，两排牙齿因心中愈发汹涌的恨，不由自主地咯咯作响。

是他，凌睿王，阆邪轩，这个狂妄至极的纨绔子弟，这个玷污她一生清白的浪荡子，这个化成灰她都能辨认清楚的罪魁祸首。

“岛主要我问问姑娘，此人，是杀，还是救？”

凤羽咬牙切齿，一把拔出云谷神医的匕首，径直抵在了昏死的阆邪轩的心口。

“也好，杀了他，姑娘便可忘却前尘，自此留在洱云岛，与岛主双宿双栖，岂不完美？”

云谷神医看似无意的一句话，幽幽响在夜空。

凤羽狠狠咬着朱唇，愤恨的泪水随着周身不由自主的颤抖滴滴坠落。

下一刻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匕首坠落在地。凤羽掩面而泣，转身疯一般飞奔在大雨中。

狂风骤雨，电闪雷鸣，一如那不堪回首的断魂之夜，凤羽一个踉跄跌落在地，终是肆无忌惮地放声大哭起来。

秋风送爽，丽日高悬。

静海岸，竹窗旁，玉人正梳妆。

阆邪轩拨开面前蓬发，凝眉举目而望，但见一名女子，墨发披肩，端坐镜台。清风送爽，淡淡清雅的香气刚一入鼻端，便是一阵沁人心脾的芬芳。

阆邪轩不由得深吸一口气：“可是姑娘救了我？”

女子缓缓起身，一袭洁白的衣衫随着她的优雅转身，在一瞬间迎风而舞，飘摇仿若谪仙。